

[英] 柯南道尔 著 曾强 等 译

[原版插图 全译本]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归 来 记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013025062

1561.45
790



[英] 柯南道尔 著 曾强 等 译

精选原版插图 全译本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归来记



北航

C1632202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I561.45
790

0130520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来记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
曾强等译.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7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222-10170-8

I. ①归… II. ①柯… ②曾…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3553号

责任编辑: 和晓玲 刘诚林

特邀编辑: 杨 森

责任校对: 和晓玲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归来记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著 曾强等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640mm×946mm 1/16
印 张 17.625
字 数 270千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印 刷 北京九天众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170-8
定 价 33.80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目 录

空 屋	1
诺伍德的建筑师	21
跳舞的人	43
孤身骑车人	67
修道院公学	87
黑彼得	117
米尔沃顿	137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153
三个大学生	173
金边夹鼻眼镜	191
失踪的中卫	212
格兰其庄园	232
第二块血迹	254

空屋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罗纳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的案子，引起全伦敦的注意，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但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这是因为起诉理由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了现在，将近十年以后的今天，才允许我补足全案缺损的环节，此案便更值得人注目。案子本身确实饶有趣味，但是这点趣味对我而言，与另一桩以后发生的完全意想不到的事相比，就简直微不足道。在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震惊和诧异。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想起它来就叫我毛骨悚然，并且使我重温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的心情像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请允许我向那些对我偶尔提供的、某个非凡人物的只言片语都感兴趣的读者们说一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向他们提供我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因为如果不是他曾亲口向我下过禁令，我肯定会义不容辞地这么做的。而他的禁令是上个月三日才取消的。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在他失踪以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仔细读过，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还不止一次地试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疑案，虽然不很成功，但是还没有哪个案件像罗纳德·阿德尔惨案那样吸引我。我读到此案审讯中的举证，便立即认定系蓄意谋杀，但凶手是一人或是几人都还不得而知，我就比过去更清楚地认识到歇洛克·福尔摩斯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这件奇案我可以确定，有几处问题福尔摩斯会加以注意。他作为欧洲第一刑侦专家，

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特别敏锐的警觉性，警方倘能有他的辅助，一定能得到他先期的指点。我整日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找不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由充分的解释。我甘冒讲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罗纳德·阿德尔是当时大洋洲一个殖民地总督梅努斯伯爵的次子。他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做白内障手术，同她的儿子罗纳德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 427 号。这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大家都知道，他没有仇人，也没有特别的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此后也看不出有多深的留恋。他平日的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因为他天性冷漠，习惯于无变化的生活。可是，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死亡以最奇特的方式向这个悠闲懒散的青年突然袭来。

罗纳德·阿德尔喜欢打牌——经常打，但是下注不大，从不豪赌。三个牌戏俱乐部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他都是会员。情况是，他遇害的那天，吃过晚饭在卡文狄希俱乐部打了一局惠斯特；这天下午他也在那儿打牌。和他一起打牌的几个人——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都作证打的是惠斯特，各人的牌好坏都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掉五镑，就没再输了。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像这样的输赢决不致于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小心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离开牌桌的。证词中还谈到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作为一家，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之多。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十点整从俱乐部回家。他的母亲和妹妹那天晚上正好外出串门。女佣人作证说她听到他走进了二楼的前厅，那是他通常作为起居室的房间。她已经在屋里生了火，因为有烟，她把窗户打开了。在十一点二十分梅努斯夫人和她的女儿回来之前，她都没有听到屋里有什么声响。梅努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去说声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答应。于是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有两张十英镑的钞票，



还有银币、金币十七镑十先令，按钱数分别码成小堆。还有一张纸，上面是一行行俱乐部朋友的名字对着数字，看得出，临死前他是在清算打牌的输赢账。

现场的详细检查只是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第一，举不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这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从窗户逃跑。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红花。可是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儿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门是年轻人自己闩上的。但是，他是怎样被人杀死的呢？任何人要爬上窗户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假如有人用左轮手枪对着窗户开枪造成这样的致命伤，他肯定是一个神枪手。再者，公园路是一条繁忙的大道，距离房子不到一百码有一个马车站，却没有人听到枪声。这儿已经打死了人，还有一颗像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但当时却没有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这些情况，因一点儿也找不出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没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我脑海里整天翻来覆去琢磨案情，希望自成理论，把案子的来龙去脉说它个头头是道。要找出窍门，就如我的亡友所强调，侦查工作每现突破口，务必抓牢。然而我得承认，始终无甚进展。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六点钟光景走到了公园路的牛津街口。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他们都仰起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





侦探，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向他靠近，但他的推测在我看来似乎有点荒谬，我就带着某种厌恶的心情退了出来。我后退时，正好碰上站在我身后的一位残疾老人，把他手里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我记得我捡书的时候，发现有一本书名叫《树木崇拜的起源》。这使我想到老人必定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作为爱好。我极力为这意料不到的事道歉，可是不巧给我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的主人眼里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讨厌地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望着他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人群里。

多次观察公园路 427 号，对弄清我感兴趣的这桩疑案没有什么帮助。住宅和大街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栅栏墙高不过五英尺，谁都很容易翻墙进花园。可是窗户就高不可攀，没有水管之类的东西可以借助爬墙，再有本事也攀不上去。我对此更觉迷惑不解，只好折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呆了没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叫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就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干瘦的脸，右臂下挟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您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嘶哑。我承认有

点儿吃惊。“啊，先生，我是有良心的。刚才我蹒跚地跟在你后面走，碰巧看见你走进这所房子。我想，我不妨进去看看这位好心的绅士，告诉他如果我刚才有所冒犯也并非恶意，我还要感谢他帮我把书捡了起来。”

“你把这件小事看得太重了”，我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是怎样认出我的呢？”“先生，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



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店就在教堂街拐角的地方。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非常便宜，每本都很便宜。再来五本书您就可以正好把那第二层的空档填满。现在看来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看身后的书橱。当我回过头来，书桌对面站着的竟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在对我微笑。我倏地跳起，完全惊呆，盯住他有几秒钟。接着，我准是晕厥了过去，这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确实有一片白雾蒙住我的眼睛在打转，等白雾消散，我才发现我的领口解开着，嘴唇上有着白兰地辛辣的余味。福尔摩斯向我的椅子俯着身，手里拿着他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很熟的声音说，“我万分抱歉。我一点也没想到你会这样经受不住。”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大喊了一声，“真的是你？难道你还活着？你怎么可能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

“等一下”，他说，“你真的觉得你有精力来谈这件事吗？我这不必要的戏剧性的出现把你吓坏了。”

“我缓过来了。说真的，福尔摩斯，我几乎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天哪！天底下这么多人，谁会想到站在我书房里的竟然是你。”我再次揪住他的一只袖子，摸了摸里面的瘦长而有力的手臂。

“可是，不管怎样，你不是鬼”，我说，“亲爱的朋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样从那可怕的峡谷中逃生的。”

他面对着我坐下来，照老样儿若无其事地点燃了一支烟。他全身裹在一件卖书商人穿的破旧长外套里，剩下看得见的只有那一堆白发和放在桌上的旧书。福尔摩斯显得比以前更加清瘦、机警，但他那张鹰似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的颜色，使我看出来他最近一阵子生活不规律。

“能直起腰了，真舒服，华生”，他说。“一个高个子装得矮掉一英尺，一连撑上几个小时，可不是好玩的。现在，我亲爱的伙计，我们眼下有一件艰巨危险的工作，夜里要干，我想请你合作呢。解释的事情嘛，等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再把情况一五一十说给你听，这比较好吧。”



“我满肚子疑问好奇，真想先听为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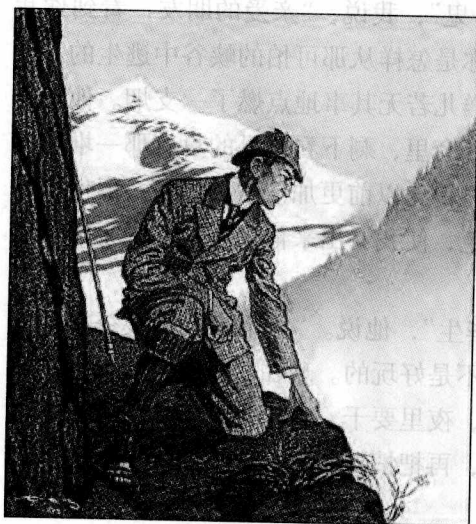
“今天晚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随你说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都行。”

“真的还像过去那样。咱们出发前还有时间吃点晚饭。好吧，就说说那个峡谷。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没有多大困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就没有掉下去。我给你写的那张纸条可完全是真的，当我看到莫里亚蒂教授带着一副凶相站在通往安全地区的狭窄路口时，我毫不怀疑我的末日到了。我从他的灰色眼神中看出一种绝不宽容的企图。因此，我同他交谈了几句，得到他有礼貌的许可，写下了后来你收到的那张纸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一起留在那里，就沿着那条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紧跟着我。我走到尽头便无路可去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却突然冲过来把我抱住。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只急着对我报复。我们两人在瀑布边上扭成一团。但是我懂点日本式摔跤，过去有好几次都用上了这一手。我从他两臂中脱出来，他恐惧得狂吼狂叫，没命地踢了一阵子，两手在空中乱抓。可是他用尽力气也是白搭，脚一个腾空，人栽了下去。我探头向下看，看见他一个劲直往下掉，啪一下砸在一块大岩石上，身子又给弹出去，轰隆轰隆地一声掉进水里。”我听福尔摩斯讲述，听得直发傻。他一边说一边噗噗喷着烟。



“可是还有脚印哪！”我大声说，“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往回走的一个也没有。”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进深渊的一刹那，我忽然想到命运给我安排了再巧不过的机会。我知道不仅是莫里亚蒂一个人曾经发誓要置我于死地。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欲

望只会由于他们首领的死亡而变得更强烈。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物。他们当中肯定会有人能够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死了，这些人就会肆无忌惮起来，不久他们就会暴露无遗，我早晚还会消灭他们。到那时，我就会宣布，我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大脑就是这样迅速活动着，我相信在莫里亚蒂教授还没有掉进赖辛巴赫瀑布潭底以前，我就想了这么多事。”

“我站起来观察后面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后来读得津津有味、曲折生动的描述中，你断言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对。悬崖上仍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很像岩架的地方。想要一直爬上那么高的峭壁显然是不可能的，再想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下脚印也同样不可能。要么，把鞋倒过来走，可以的，类似这样的事我以前也做过，可是，同一方向这三对脚印，一看其中就有骗人的把戏。想到最后，只有冒险攀登、上悬崖这一条道可走。可也真是铤而走险哪，华生。瀑布在下面咆哮轰鸣，我不是个富于想象的人，可是不假，我就听见好像是莫里亚蒂的声音在峡谷深沟里一个劲儿向我叫唤。一失足可就是千古恨。好几次当我手没抓住身边的草丛或是脚从精湿的岩石缺口中滑下来的时候，我想我完了。但是我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在那儿我可以很舒服地躺下而不被人看见。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在极其同情而又毫无效力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的时候，我就躺在岩架上。”

“在你不可避免地作出完全错误的结论之后，你离开那里，回旅馆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以为我的冒险经历就要结束了，但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又发生了，令人吃惊的事件就要到来。一块巨大的石头从上面落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砸到小路上，又掉进了峡谷。我当时还以为这块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过了一会儿，我抬头望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这时又落下来一块石头，砸在我躺着的地方，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莫里亚蒂不是单枪匹马，有个党羽——我只一瞥就知道这个党羽有多么厉害、多么危险——教授动手，要把我干掉，那时这个人在守望。他一定躲在什么地方，在暗里我看不见。他朋友的下场，我怎么脱身，他都亲眼目睹。他等候机会，然后绕到悬崖顶上，同党没成的事，



他要继承遗志干下去。”

“我思考这一切并没有耽搁多少时间，华生。我又看见那张冷酷的脸从崖顶朝下张望，这是有另一块石头要落下来的预兆。我对准崖下的小道往下爬。我不认为自己当时能满不在乎地爬下去，这比往上爬更难百倍。但是我没时间考虑往下爬的危险，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沿、身体悬空吊起的时候，又有一块石头呼地一声从我身边落下去。我爬到一半地方脚就滑落了下去。但幸好上帝保佑，我掉了路上，摔得头破血流。我站起来自己走，在山里摸黑走了十几英里。一星期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我敢肯定，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后来怎么样了。”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信赖的人——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再三向你道歉，亲爱的华生。但是当时最要紧的是让大家认为我死了。你要是不相信我死了，你也一定写不出一篇那么令人信服的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来。在这三年中，我几次提要给你写信，但总是担心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不慎而泄漏秘密。也为同样的原因，今天晚上，你碰掉了我的书，我也只能避开你，因为那时候我正处境危险，你若是稍有惊奇激动的表现，就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暴露我的真实身份，后果将不堪设想，无法弥补。至于迈克罗夫特，我不能瞒他，因为我得问他要钱用。在伦敦，事态的发展并非像我所想的那样顺利，因为在对莫里亚蒂匪帮的审理中，漏掉了两个最危险的成员，使这两个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得以逍遥法外。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所以常以去拉萨跟大喇嘛在一起消磨几天为乐。你也许看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得非常出色的考察报告，我相信你决想不到你看到的正是你朋友的消息。随后，我经过波斯，参观了麦加圣地，还在喀土穆对哈里发作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拜访。这次旅行的见闻，我已报告外交部。回到法国以后，我用几个月的时间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这项研究是我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里进行的。我满意地结束这项研究之后，又听说现在我在伦敦的敌人只剩下一个了，我当即准备回来。这时候公园路奇案的消息使我加速行动，不仅因为这件案子的是非曲直吸引了我，而且它似乎给我个人带来了最难得的机会。我立刻回到伦敦贝克街自己家里，竟吓得贺得逊太太歇斯底里大发作。看到屋里原封不动，迈克罗夫特把我的几间房间，还有文件纸张保持得一切如

旧。于是乎，你瞧，我亲爱的华生，今天两点钟，我在自己的老房子里坐在了我的旧椅子上，一心只希望看到老朋友华生还来坐他以前一直坐的那把椅子。”

“这就是四月里的那天晚上我听到的离奇的故事。要是没有亲眼见到我以为再也见不着的那瘦高的体形和热诚的面容来证实的话，这个故事就纯属无稽之谈。我不清楚他是怎样知道了我居丧的消息，以动作代替言辞表示了他的慰问。“华生，工作是解除忧愁的妙方”，他说，“今晚我为咱们俩准备了一份工作，如果咱们能够胜利完成，咱们也不枉活在世上了。”我恳求他讲具体些，但没有用，“天亮前够你听和看的”，他回答说，“我们有三年的往事需要谈。让我们谈到九点半吧，九点半以后咱们就要开始这次重要的空屋历险了。”

真像过去那样，到了九点半，我发现自己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口袋里装着手枪，心里充满了历险的激动。福尔摩斯冷静镇定，一言不发。街灯的亮光忽明忽暗地照在他严峻的脸上，只见他皱眉沉思，嘴唇紧闭。我不知道伦敦罪恶丛林的幽暗之中我们要打的是什么野兽，但是从老猎手的表情来看可以确信，此次征途充满艰险。透过他那苦行僧般阴郁的脸上不时泛起严厉的冷笑，预示着我们所猎目标凶多吉少。

我本来猜想我们要去贝克街，但就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的地方，福尔摩斯叫马车停下来。我看见他下车时向左右探望了一下，接着在走过的每条街的拐角上又极其细心地看清楚后面有没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偏僻小道异常熟悉。这一次，他迅速而胸有成竹地穿行在密如蛛网的小巷和马厩之间，有些街巷我还闻所未闻。最后我们走在一条小路上，两旁都是一些破旧而阴森的房子。我们沿着小路来到了曼彻斯特街，随后又到布兰德福特街。他从这里突然拐进一条小巷，穿过一道木门，进入一个无人居住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房子的后门，我们进去以后，他随手就把门关上。

这里边漆黑一团，但很明显是一所空屋子。没铺地毯的地板在我们脚下吱吱地响。我伸手碰到一面墙，上面糊的纸已裂成一片片往下垂着。福尔摩斯用冰凉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腕，领我走过一条长过道，直到我隐约看见门上面昏暗的扇形窗才停住。福尔摩斯在此向右一个



转身，我们就进入一间四方形大空屋，空屋四周暗黝黝的，只有屋中央靠外面街上的灯照着一点亮光。这里近旁没有街灯，窗户积满厚厚的灰尘，在里边，除了彼此的身影轮廓，我们什么也看不清。我的同伴手搭着我的肩膀，嘴凑到我的耳边。

“你知道咱们在哪儿？”他悄悄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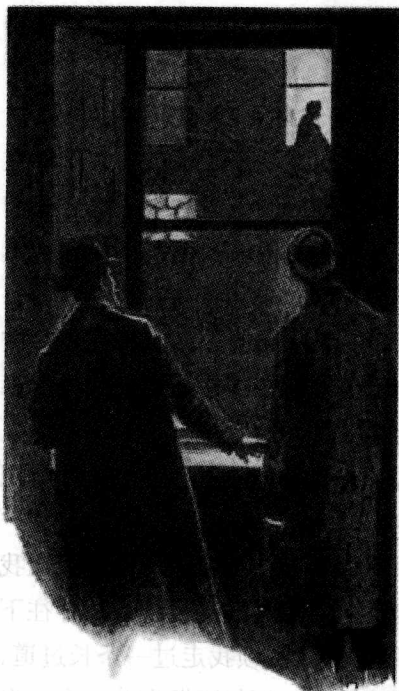
“那边就是贝克街”，我睁大眼睛透过模糊的玻璃往外看。

“不错。这里就是咱们寓所对过的卡姆登私邸。”

“咱们干吗来这儿？”

“因为从这儿可以看清楚对过的高楼。亲爱的华生，请你走近窗户一点，小心别暴露自己，再瞧瞧咱们的老寓所——你那么多的神话故事不都是从那儿开始的吗？让咱们来看看我离开这三年是不是完全失去了我使你惊奇的能力。”

我慢慢地向前移动，眺望对面我那熟悉的窗户。当我的视线落在窗户上时，禁不住惊叫起来。那窗帘已经拉下，屋里灯火通明。在透明的窗帘上映出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的清晰的黑色轮廓。那头部的姿势，宽阔的肩膀和线条分明的面部，我绝不会弄错的。



那转过半面去的脸，如同我们祖父母那一辈喜欢装上框子的一幅剪影，完全像福尔摩斯本人。我惊奇得忙把手探过去，想弄清楚他还在不在我身边。他不出声地笑得全身在颤动。

“看见啦？”他说。“天哪！”我大声说，“这妙极了！”

“这便确证无误，本人可算得岁月流逝、身心不枯、惯技不废、新招迭出”，他说道，听得出为自己艺术手法的高明，口气兴奋而得意。“仿真酷似，不假吧？”

“我简直要发誓说那就是你本人，不假。”



“这个功劳归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做模子。那是一座蜡像。其余是今天下午我在贝克街自己布置的。”

“你认为有人在监视你的寓所？”

“我知道有人在监视。”

“是谁？”

“华生，我的旧仇人，是一帮可爱的团伙，他们的首领现在正躺在赖兴巴赫瀑布下面。你要记住，他们知道，也只有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他们相信我早晚会回来的。他们不断地监视着我的寓所，而今天早上他们就看见我到达伦敦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正从窗口往外瞧，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派来放哨的人。这是个对我不足为害的家伙，姓巴克尔，以杀人抢劫为生，是个出色的犹太口琴演奏家。我不在乎他，但是我非常担心他背后那个更加难对付的人。这人是莫里亚蒂的知心朋友，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罪犯，也就是从悬崖上投石块的那个人。华生，今天晚上在追我的正是他，可是他一点不知道咱们在追他。”

我朋友的计划将一步步实现。从这个近便而隐蔽的地方，使监视者反被监视，跟踪者反被跟踪。对面那个轮廓分明的人影，是个狩猎诱饵，我们才是猎人。我们一起静静地站在黑暗中，注视着前面的路上人匆匆地走过来又匆匆地走过去。福尔摩斯不出声，不动弹，当然我知道他正全神贯注，高度戒备，他的一双眼睛紧紧盯着过往的行人。这是个寒冷喧嚣的夜晚，风刮过长长的大街，发出一阵一阵的呼啸。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都紧裹着外套和围巾。我有一两次似乎看见了刚见过的模样相同的人影，特别注意到两个像是在附近一家门道里避风的人。我让福尔摩斯注意这两个人，但他不耐烦地叫了一声，又继续目不转睛地望着街上。

他有时烦躁不安地跺跺脚，有时用手指不停地敲着墙壁。显而易见，他开始不安起来了，他的计划执行得不像原来希望的那样顺利。最后，快到午夜时分了，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起来，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安，在屋里踱来踱去。我正想向他说几句话，但当我抬眼望着那扇亮灯的窗户时，像刚才那样我又大吃一惊。我抓住



福尔摩斯的胳膊往对面一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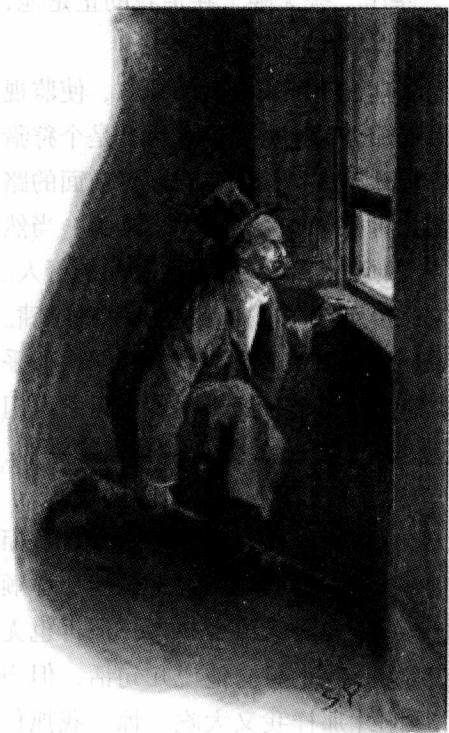
“影子动了！”我叫出来了。

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而是背朝着我们。

三年的时间并没有消除他粗暴的脾气，也没有减少他对智力低于他的人所表示的急躁。

“当然得有动作啦”，他说。“难道我会笨得那么可笑，华生，放个一动不动的假人在那儿，想哄得住欧洲最老奸巨猾的人？我们来这个屋子已经两个小时，哈德森太太也已经把蜡人动过八次，也就是每隔一刻钟换个姿势。她是避开前光转动的，她转动蜡人就不会落下自己的影子让人看见。啊！”他倒吸了一口气。在微弱的光线中，我见他往前探头，全身由于注意而紧张起来。外面大街上已空无一人。那两个人也许还蜷缩在门道里，可是我已看不见他们了。万籁俱寂，除了我们对面那正中现出人影的明亮的黄色窗帘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在这万籁俱寂的情况下，我又一次听到那种极力压抑住兴奋才会发出的轻微的啾啾声。过了一会儿，他把我拉回到房间最黑暗的角



落，并用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捂住我嘴的手指却在颤抖。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这样激动过。漆黑的大街依然沉寂安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我忽然发觉了他那超人的感官已经察觉了的东西。一阵轻轻的蹑手蹑脚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这声音并非来自贝克街的方向，而是从我们藏身的这所屋子后面传来的。一扇门打开又关上了。一会儿，过道上有人踮起脚走过来——这本来想不弄出声的脚步，却在空屋中引起了刺耳的回响。福尔摩斯靠墙蹲着，我也和他一样蹲下，右手紧握左

轮枪柄。昏暗中望过去，依稀看见一个人影，在门口，比门外的黑暗更黑。这个人立定片刻，然后又轻轻向前走进屋，弯腰低身，饿虎扑羊似的，走近我们不到三码的距离。我已经准备好等他扑过来，才想起他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他从我们旁边走过去，悄悄地靠近了窗子，轻轻地、无声地把窗户推上去半英尺。当他跪下来靠着窗口的时候，街上的灯光不再受积满灰尘的玻璃的遮挡，把他的脸照得清清楚楚。此人似乎十分兴奋，两眼闪闪发亮，而脸部却不停地抽搐。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鼻子细长而突出，前额又高又秃，留着一大撮白胡子。一顶可折叠的大礼帽扣在后脑勺上，晚礼服的前襟从敞开的外套中露了出来。他脸色憔悴而黝黑，满是凶悍的皱纹。他手里拿着一根像是手杖的东西，当他把它放在地板上的时候，却发出了金属的铿锵声。然后他从外套的口袋中掏出一大块东西，摆弄了一阵，最后咔哒响了一下，好像把一根弹簧或者栓子挂上了。他仍旧跪在地板上，弯腰将全身力量压在什么杠杆上，接着发出一阵旋转和摩擦声，最后又是咔哒一响，这才直起腰身。这下我也看清他手里操的是什么家伙了，是一杆枪，只是枪托的形状非常特别。他拉开枪膛，像是把子弹放了进去，啪地一下推上枪栓。然后又俯下身去，把枪管搁在窗台上。我看见他的长胡子遮在枪托上，一只眼睛闪着亮光在瞄准。当他把枪托紧贴右肩的时候，我听见一声满意的叹息，并且看见那个令人惊异的目标——黄色窗帘上的人影毫无遮挡地暴露在枪口前方。他停了停，然后扣动扳机。嘎地一声怪响，跟着是一串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就在这一刹那间，福尔摩斯像老虎似地向射手的背上扑过去，把他脸朝下摔倒了。他不一会儿又站了起来，使出吃奶的力气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我用左轮手枪柄猛击他的头部，他又栽到地板上了。我扑到他身上，在我把他按住之后，我的朋友吹响了警哨，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穿便衣的侦探从前门冲进了屋。

“是你吗，莱斯特雷德？”

“是我，福尔摩斯先生。我自己把任务接过来了。很高兴看见你回伦敦来，先生。”

“我觉得你需要点非官方的帮助。一年当中有三件谋杀案破不了是不行的，莱斯特雷德。你处理莫尔齐的案子不像你平时那样——就是说你处理得还不错。”